

易术说，讲故事之前，要先喝一罐可乐。他狡黠地笑着，眼光易术这个杀手不太冷
紧张地聆听，不知结局如何。

五个人安静地盘坐在残局前。谭苗苗手执一枚坚硬的棋子，叹人生如局，我们都无须胆怯，倒应该骄傲地
旁观，接下来将有怎样的风起云涌。

轮到石竹了。穿大红色旧外套的她，面留残妆的她，起身懒洋洋张梦石最好的时光 她给自
己倒了一杯水，开启一段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。

张梦石留极短的头发，有好看的微笑。无论别人的故事经历几何，她只是听。仿佛，荒诞美丽的童话，才
是最好的时光。

小馆外大雨滂沱。许诺说，一出《桃厢》演的是梦。戏里戏外的生死轮回，许诺所有人都认错
的他，到底是不是他？

兰花小馆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
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

兰花小馆

易 术 谭苗苗 石 竹 张梦石 许 诺 著

LANHUA XIAOGUAN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兰花小馆 / 易术等著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07. 6
ISBN 978-7-80732-839-1

I. 兰… II. 易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2712 号

责任编辑: 朱娟娟 装帧设计: 郭树坤
责任校对: 张 莉 责任监印: 梁任岭 媒介主理: 覃 莉

出版人: 黄 俭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
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: 530022
电话: 0771-5863339(发行部) 5866644(总编室)
传真: 0771-5863291(发行部) 5850435(办公室)
地址: <http://www.jielibeijing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E-mail: 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制: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张: 8.25 字数: 150 千字
版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00 001—12 000 册
定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目录

3 这个杀手不太冷 易木

59 将军 谭苗苗

105 两生花 石竹

159 最好的时光 张梦石

209 红 许诺

易 术

易术说，讲故事之前，要先喝一罐可乐。他狡黠地笑着，眼前光影熠熠，还有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。众人紧张地聆听，不知结局如何。

我甚至不问你，是否可以看见我们生命中隐秘的兰花。

你知道，我看不见那么明亮的花朵。我是热爱沉浸在暗色的旧时光里的人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坏习惯，也曾发誓接下来要多一点展望未来，只不过，一年又一年过去，而我的未来，我还不是很清楚它的模样。这是不是很可笑呢？也许吧，也许我并不需要什么未来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有此刻，就已经足够了。

成长就是失去，然后拾起，然后再失去，最后忘记。

你觉得这样理解“成长”，是不是正确的呢？今天有朋友告诉我——“唯有失去不再失去”，我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，却又觉得有道理。我在接受一个又一个收获的同时，也在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失去。

你是否觉得，人真是很矛盾的动物，永远不像兽类一样勇往直前，也不像植物一样向阳生长，人总在不停地后悔、揣测、懊恼、急切，接着时光滚滚流过，最后抓到手上的却又没有什么。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这些年过去了，为什么我还是走不出来呢？你不要误会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走不出一个成长的怪圈，却又心甘情愿陷在里面，错误的泥沼把自己淹没，我却还在这里自鸣得意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石竹说，人是不是开始有了自己，就忘记了群体？我又开始矛盾起来了，我既没有自己，也没有群体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
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是无法战胜这些可怕的成长，让我们五个人可以相守到老，好不好？在我们用梦想建筑的兰花小馆，讲述一个又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，直到我们睡着，或许就永远沉浸在这样的梦里。

这个杀手 不太冷

苏

苏从剧痛中醒来，便被告知，必须彻底地忘记过去。

苏的眼神木然，嘴唇苍白，头发枯黄。他还被告知，今后的时日，他必须叫身边的这位黑衣人为师父。因为是师父给了他重生，给了他一颗崭新的心。

换心后的苏可以存活，他穿黑白的衣服，记忆亦是黑白，依稀记得自己曾爱穿迷彩，英俊挺拔，那种色彩鲜艳的美似乎可以融化在风中。有血肉的男孩，分明的爱恨，还有眉宇间的善良与忧伤，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时刻颤抖，并非因为害怕或寒冷，而是因为病痛带来的强大的孤独与疏离。

苏记得自己从废弃的旧楼跳下，闭上眼，这种放弃竟然有心安的温暖。然后获救。

瞬间清空一切记忆与爱。

苏的身份，此后是杀手。师父救他是有目的的，培养他做优秀的杀手，以矫捷灵敏的身手除去客人指定的目标，然后获取应得的酬劳。

师父对苏十分看好，一个不怕死的年轻小孩，拥有俊美清秀的面容，还有咬牙切齿的不甘心，纵身从高楼跳下，至少证明，他有狠毒的可能，也有杀手必备的素质，他的灵魂一定是纯粹而阴暗的。

师父给他一把银灰色的左轮手枪，光泽暗淡，似乎很多人使用过，想必，不少猎物曾惨死于这把手枪的乌黑枪口。

师父说，这是师父的师父留下的，曾有两把，丢失一把，这把如今传给苏，必然获得新的生命，开始新的工作——反复地迸发出子弹，完成一次又一次新的任务。

苏杀的第一个人是一名已有六个月身孕的妇女。脸上有肮脏的斑点，穿着讲究，极其享受地抚摩自己的肚子，憧憬某日做母亲的美好。她在便利店买东西，明亮的玻璃墙外水花四溅，在下大雨，声响盖过往来的人声。

只知姓名，不知她的身份，自然也不知杀她的理由。作为杀手必须懂得此行当的规矩，师父交代，说客人预付丰厚的酬金，要尽快下手。苏冷淡地接受。

他的冷淡刹那间震慑了师父，初做杀手，竟然可以如此

平静，要杀的是孕妇，老手也会犹豫一二，而他熟记姓名与地点后，便坦然离去。师父看苏的背影，仿佛看见自己年轻时的模样，高大、瘦削，有一种阳光投射于死亡之谷的气味。

苏一枪便让孕妇倒下。

死了人的便利店刹那间变得乱糟糟，马上有人报警，但苏迅速离开现场，如闪电般敏捷。干净而利落，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这足以证明，此次的任务，他执行得无比漂亮。

风雨大作，师父穿黑色雨衣站在不远的暗处点头，他没有看走眼。他曾有担心，杀手这个职业，是不允许失手的，自己的命是其次，这一行讲的是个信誉，拼命也要完成，收人钱财，当然得办好事。倘若未能办好，丢了名誉，无人可杀的杀手又怎能存活呢？

他对苏寄予厚望，自己年老，当然得有人接班。

他寻觅很久，都未能找到合适的人选，结果在极绝望的情况下见到正欲轻生的苏，然后决定救他。

这座城市，没有任何人知晓苏的过去，包括师父，也无从知晓当初他为何要轻生。师父想，又一个自己要诞生了，他会成为这个城市最完美的杀手。因为，他成功地忘掉了过去。

不能忘掉自己的杀手，总有缺陷，无法完美，自己便是如此。

最完美的杀手？苏有不解。

身手是其次，关键是不可动情，若有必要，师父的性命也可不顾，只要将客人指定的那人杀死，付出一切代价都可以，即便是至亲的人。师父边说，边若有所思，似乎自己也经历过一场由茫然少年蜕变为优秀杀手的残酷变故。

“我早已不知道何为感情，师父给我换心之后，我便不记得从前的事，我不停告诫自己，我与平凡人不同，别人有的，我不可有，别人没有的，我必须坚韧地扛起。”苏说得决绝而坚定。他与师父在昏暗大厦的顶层居住，过着居无定所的游荡生活。师父学禅，在适当时间通知苏要杀的人。

杀手不可能拥有安稳与幸福。常人的哭泣与微笑，杀手都不可拥有；常人的爱，杀手更不可拥有。

苏的房间与别的男孩子无异，粗糙的挂历、简单的床单、薄薄的被子，还有一地的烟蒂与灰尘。他热爱金属制品，戴粗而诡异的铁制手链，胸口挂有璀璨的十字架——热爱十字架的男孩子都是憎恨邪恶的血性少年，而他却过早成为没有感情的杀手。在他手里，结束了无数人的生命。他们应声倒

下，苏淡定地收好枪，迅速离去，这样的工作已经成为机械运动，重复进行，并不喜爱，也并不厌倦。

他每次杀人都会在下雨的傍晚，并非巧合，只是他特别迷恋被杀者的鲜血随着雨水流淌的悲哀。刹那芳华，生命的意义似乎便在于此。

苏其实是害怕孤独的，因为他没有思想，独自一人便不知该作何思考。但他又没有朋友，只有师父陪伴，因此即便是师父说教，抑或接受新的任务，他也会开心许久。

窗外雨下得紧，几丛盛开的八仙花，硕大的花团，一簇簇美得诡异。

苏在窗口摆弄他的银灰色左轮手枪，在空气中比画，向窗外瞄准，嘴里轻声模拟枪响的声音。他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爱上这种声音的，常人若听到，定会觉得凄厉而恐惧，但他却狂热地迷恋枪响的声音，清脆而干净的一声，一个生命走到了尽头。此时，他便可感觉到自己的存在。平日里如行尸走肉的他，只有在这样的激烈当中，疲倦的心才可以获得舒展与安慰。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恍惚中，仿佛曾在某个地点也是这样宁静地照着镜子，那面镜子的中间有一道令人刻骨铭疼痛的裂痕。

自己是否还能成为有感情的正常人呢？他不敢深想，师

父说过，他这一生只有一个目的，便是成为这座城市最优秀的杀手。自己的过去，不可碰，不可碰的。

苏专心地凝视乌黑的枪口，微笑着想象：爱与死分别是什么滋味呢？

某日午后，窗外雨声如旧，苏被师父派去杀一个女孩。

跟以往一样，不知原因，只知姓名。那个即将被苏结束生命的女孩，名叫糖。

师父依旧不过多描述，轻描淡写地吩咐最后的期限与她经常出沒的地点。苏认真记下，眼神并没有异样。他杀过的人身份颇多，有在酒店的香艳场合游荡的陪舞小姐，有阴险狡诈的生意人，还有黑帮老大的儿子……他从不计较被杀者的身份，为成为最优秀的杀手，他从不对死者的鲜血流露怜惜，更不会关心他们的生前逸事。

杀，本来就是凶狠的词。

杀，本来也是孤独的词。

他有时也会叹息。

为自己。

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甚清楚，因此，有好几回，在杀人的瞬间，他甚至想与之沟通。

沟通……

他需要与人沟通，可他没有朋友，他在内心把死者都当成朋友，在初见之日立即分别。这个朋友，交得有些另类。

即将要杀的这个女孩，名叫糖。

他在出发前依旧在家休息，窗外有大雨，八仙花熠熠生辉，妖娆蔓延至灵魂最顶端。他穿上黑白的衣服，给手枪里装子弹，一颗又一颗，其中一颗将在不久后进入一个女孩的身体。他脑子里全是空白，心无杂念，也不去想一个年轻女孩是为何得罪谁，而惨遭人买凶杀害。当然，也不去想这个女孩什么容貌、会有怎样的微笑。

他打着雨伞来到西山公寓附近，师父告诉他，这个女孩就住在这栋公寓里面。他木然地站在楼下，旁边是青翠的草和树木。

一个女孩走来。

当她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时，他马上意识到这个女孩就是糖，与客户提供的照片一个模样。

他警觉地预备掏枪，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场任务。

皮球，皮球你在哪儿？糖开口说话，表情悲伤，雨淋湿全身，双手四处摸索。

你找什么？苏充满疑惑，他的手松开，并没有立即下手。

是的，皮球是我的小狗的名字，刚才不小心被它挣脱了系在脖子上的绳子，不知跑到哪儿去了，好心人，您能帮忙找找吗？糖急切地抓住苏的手，眼泪直流。原来，她的双眼竟然失明，大而无光，面容却清澈美丽，瘦弱的身体披着灰色外套，两根可爱的麻花辫子垂在胸前。

苏的心中瞬间升起一股暖流，之前的日子如此冰冷，从未有过这种感觉，一时间呆住了，他很享受这种感觉。

行，我帮你。苏淡淡地说，然后在周围的草丛里寻找。

皮球你在哪儿，你怎么可以不理我，怎么可以这样贪玩呢？糖在心痛地呼喊，那充满感情的呼喊声，竟然那样的动听，远远比干脆而冷漠的一声枪响温暖。苏突然不由自主地笑了。眼前的这个失明女孩在雨中的草丛呼唤自己小狗的画面，像一阵细柔的色调，瞬间涂满了苏的世界。

在那儿。苏看见一只脏脏的系着长绳的小狗从横在草丛的预制板中跳出，马上扑过去捉住了它，然后捧在手里递给糖。

糖用颤抖的手接过，来不及擦满脸的雨水，连声说谢谢，鞠躬，并问他的姓名。

我叫苏。话未落音，苏即以最快的速度离开。

他害怕多停留一秒，会不自觉地拿起枪，履行一名杀手的职责，毫不留情地杀死她。他浅浅地想，若是那样，又将重回冰冷世界，永远得不到温暖。

他定定地看着远处雨水击打清凉的树叶，额头上冒出细微的汗珠，这个一直妄图成为最优秀杀手的男孩，开始向往正常人的生活——有爱，有记忆，有人可以心疼与被宠爱。安定的温暖与坚强的安全，可以让一个人不由自主地微笑，而不是——整日藏匿于黑暗之中，与枪为伴，接受杀人的命令，站在不同的角度将陌生的生命毁灭。想到此，他的心脏突然绞痛起来，这是一个换过心的男孩，是一个被抹杀过去的小动物，他要恢复正常，需要爱的能量与治疗。

他默念，糖，甜如蜂蜜，晶莹如水晶的糖。

你还未杀她？师父背对苏，并不严厉，却让苏不禁肃然。

我看她双目失明，又形单影只，所以于心不忍，师父放心好了，给她多些活日，三天后我再杀她也不迟。苏缓慢地说道。他并非推卸与犹豫，师父是救命恩人，他交代的任务必须谨慎而圆满地完成。他明白自己的身份，一个孤独已久的杀手，妄想拥有感情，那岂不是无稽之谈吗！他紧捏手中的银枪，闭上眼，企图坚定自己的信念。那名盲少女，仅仅

是师父接下的一桩生意而已，仍要一如既往地举枪、瞄准，最后射杀。大雨滂沱。

他与师父相对静默。窗外的天空阴霾层层，似乎有暴雨将至。

他又一次出发。

他笃定地想，此次一定要完成任务。

西山公寓的老房子，周围却甚是精致，草坪与花园，还有卖气球与棉花糖的小贩。他抵达糖的住所时，她正牵着小狗摸索着散步，面带微笑，在没有光亮的世界里却可以如此幸福地微笑，周围的邻居都给予她很真心的问候。

他再次掏枪。他心想，再不动手，又将动恻隐之心。杀手不可以有这样的情感。

可是，当她走近，他却不自觉地问道：你还好吗？

这是他第一次与人问好。这是真正的交流吗，或者，是一段感情的开始？

是你吗，上次帮我找回皮球的那个人？糖睁大无神的眼睛，不知目光在何处，她似乎有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，脸上还带有一丝害怕认错人的胆怯，微微泛红。那条名叫皮球的小狗已被洗净，善意而乖巧地冲着他叫。糖的手紧紧捏着

系在它脖子上的长绳，生怕它再次逃跑。

麻花辫子摆放在胸前，在粉色衬衣的衬托下，她的脸特别红，而那双绝少眨动的淡灰色眼睛，便是这块玉石唯一的缺陷。那么，她的神情，分明像透明水果糖那样纯真，为何会招来杀身之祸？

是我，我特地来看你。看来，你与小狗生活得很惬意。那么，我该走了。他有一些酸楚，又一次放弃了杀她的念头。他只想离开。转身。

你还能帮我吗？她认真地问。我少有朋友，因此，很少有人可以帮我。

你还需找回什么吗？他问。

我想看日出，他们说很早很早的时候，站在山顶，看太阳慢慢升起，许下愿望，就可以实现。无论如何，日出总是积极而美好的。所以，你可以带我去看吗？她急切地询问，语调都有一些颤动，唯恐他拒绝，便又说，倘若你有怎样的心愿，可以一并许下，热爱日出的人，老天爷会多一些眷顾，我也会帮你祈祷。真的。

看日出？

我看得到的，相信我啊。我不用双眼，可以用心。用心看，或许更加清楚。